

在异乡

far away from home

郭平域外短篇小说集

郭平 / 著



在异乡

far away from home

郭平域外短篇小说集

郭平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异乡:郭平域外短篇小说集/郭平著. —南京:
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214-11331-3

I. ①在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7512 号

书 名 在异乡:郭平域外短篇小说集

著 者 郭 平

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 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214-11331-3

定 价 23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如果你曾经
在异乡漂泊
你就会一直漂泊
特别是在梦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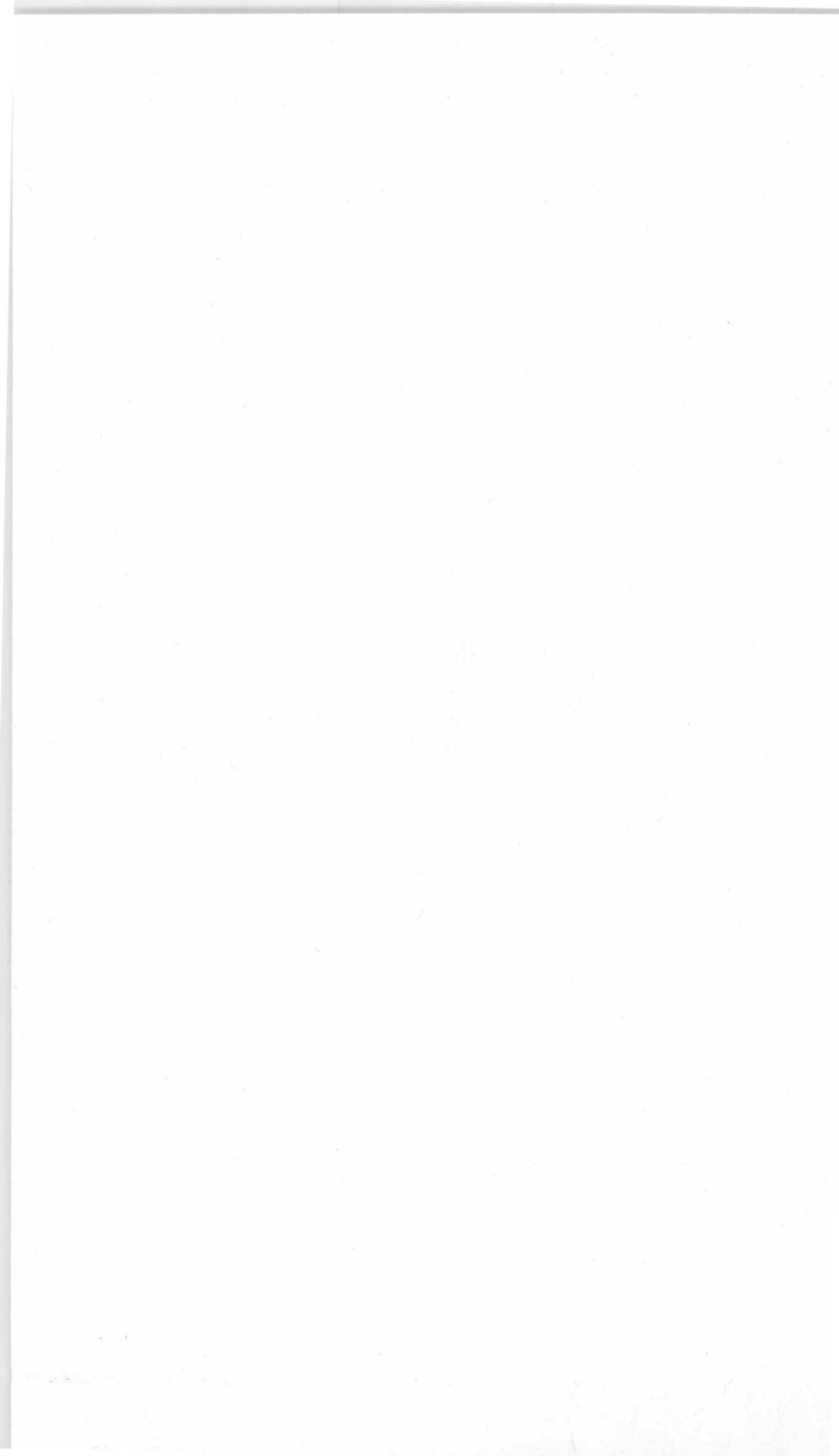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
曾经在故乡爱过
你就会一生爱着
特别是在你
将要死去

——郭平

目录

水草	1
大浪	21
故乡	47
宝石蓝	67
河上流云	89
火山	111
雷宫	131
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	153
螃蟹	179
整齐的夜晚	199
无穷动	217
彩虹	237

水
草



在这个海边峭壁上眺望，会获得一种极为奇妙的视觉感受。海并不是无边无际，而是有一个清晰的边际，只是这个边际明显是弧形的，这正是地球一个特征的表现。海与天都是蓝的，同中有异的蓝色，微妙的差别。天之蓝通透纯净，旷达无比，松弛无比；海之蓝则深不可测，其纯净予人的却是不敢涉足的障碍感。近岸的海水时时腾起巨浪，但相比于远处巨大而平静的海，这些高达数十米的浪显得并不怎么凶恶。

脚下的岩石是白垩土质，因为正在被开掘，准备建设一个高级海滨酒店，所以大片的白色土裸露出来，被海天的蓝色一衬，有一种不太现实的美。

陈先生带我来看这片海，已经不下三四十回了。只要我有时间，他都会带我来这里，离这里不远处有一家“蓝点咖啡馆”，还是荷兰人开的，据说里面的家具都是荷兰时期的旧物。每

次陈先生请我喝咖啡，我点的都是卡布基诺，而且每次我都会夸这里的卡布基诺出奇的好喝。我说的真话。不过，这句真话导致两年来我每次来这里，陈先生都二话不说，直接为我点卡布基诺。

“怎么样，这里的卡布基诺？”这话陈先生每回必问，也就是说，他问了我几十次。

“好，真好，非常好，难得这么好。”我说的是真话。

一杯咖啡喝不了好久，不像茶，可以喝了再续。每回我快要喝完时，陈先生就抢着去买单，顺便跟服务员开几句玩笑。然后，当然我就应该起身了。出门时，陈先生也总爱说同样的话：“我喜欢这里的女服务员，中年女人，有一种美，我特别喜欢。”起先我并不太留意这里的中年女服务员，我在认识陈先生以前，一直不太留意中年女性。现在我有点喜欢留意中年女性了，懂得鉴赏中年女性的美了。那是一种特别有把握而又不必当家做主的感觉。所有的人当中，我发现只有中年女人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。

“蓝点咖啡馆”开在如此荒僻的地方，实在有些令人费解。客人这么少，大多数时候只有我和陈先生两人而已。陈先生对我的疑问有过

解答，他说一来我们来喝咖啡的时间大都是上午，晚上这里会有许多外国游客过来。另外，更重要的，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在这样的地方开咖啡馆，主要也并不是为了生意，“开着玩玩而已，消遣而已。”我当然听懂了他的意思，这个老板有钱，花点钱玩玩，玩寂寞，玩冷僻，玩逍遥，总之，他玩得起味道就是了。只是对这么玩的人该如何鉴赏，我直到今天还是不太明白。我一直没见到过这间咖啡馆的老板，陈先生说这个老板开了许多连锁咖啡馆，他见过这个老板，但没什么往来。他说这个老板是个特别聪明的商人，他选择开咖啡馆的地方极为独到，粗看生意不旺，细想想，才会发现他主要的目的，是占一块好地方。

“好地皮可要比咖啡贵多了！”陈先生说。

陈先生一边买单一边跟中年女服务员开玩笑的时候，我会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，拉开那扇饰有彩色玻璃的门，等候陈先生过来。那彩色玻璃据说也是荷兰时期的遗物，与教堂里常见的那种彩色玻璃一样，是整个咖啡馆里最吸引我注意的东西。当然，后来我更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年女服务员。我想到，殖民过程中，殖民者传播了宗教、文化、科学等等事情，也播下了人

种，很多混血儿都很漂亮。

喝咖啡的过程虽然不长，与陈先生谈的话题却非常广泛，政治、经济、艺术、自然、健康、男女等等，无所不谈。但每次和陈先生在一起杂乱无章的聊天，似乎他都会有一个特别想谈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散乱地分布于这天见面的过程中，不经意便很难发现这一点。而且，在整个分布中，这一重点事情又大都会在海边峭壁观海的时刻被他提起。海天那么辽阔，在这里无论说什么事情都会显得无足轻重，因此，陈先生在海边想要重点说的事情就更不易被觉察。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而且喜欢在无聊的时候看自己以前写的日记，于是我发现了这个规律，因为在纸上，辽阔海天的背景消失了，谁在日记里写景呢。余下的只有人的话语。按出现的频率，我发现陈先生谈得比较多的重点事情依次为：生意、健康、老、死亡、女人和朋友。与他熟悉起来以后，他谈女人的频率可以往前排，大概可以排到第二位吧。

最近他谈的多的是他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名叫古达的人。只是这个人在他的谈论中非常的散碎，他从来没有比较完整地谈这个朋友。他是在欲言又止的状况下不断提起古达这个

人的。

“古达很快就要回来了。”

我记得陈先生第一次提起古达是在我们看海时，这话虽然没有出现在我的日记里，但因为
他此前从没提起过这个人，让我感到非常突然，
所以我有印象。

那次我注意到靠近岸边的海水里有一些绿色的东西，问陈先生这是什么。陈先生说是海藻。

“海藻，海里的草。可以卖钱的。好的牙膏里都有这种海藻中提取的物质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就接着说了“古达很快就要回来了”那句话。

我当时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明白他说的“古达”是一个人。我没有接茬，我向来不喜欢随便打听别人的隐私。别人要说我不阻拦，别人不主动说，我决不会主动去问。尤其像陈先生这样饱经风雨、城府极深的老先生，更不宜随便探听他的故事。

“你在我们这里见的人物应该不少了，”陈先生说，“但你没见过古达，这是一个人物。”

陈先生说到这儿，我自然不能再王顾左右而言他，那样太生分。于是我说：“古达是谁？”

“一个老朋友，”陈先生远近地看着海水说，

“海藻都被菲律宾人弄去做牙膏了，这就是生意眼光。我们这里的人只知道把它当菜吃。牙膏多挣钱呵，每天多少人刷牙呵。你看，电视上多少牙膏做广告！这就是生意眼光。”

说到这儿，陈先生就不再说话，而是定了神看海。我扭头看了他几次，发现他并不在看什么，或者说他正在看的不是眼前的东西。

我不去打扰他，自己看海。侧前方峭壁被海水冲刷出一道深沟，海水就顺着这道深沟，一阵阵地涌出来，激出几十米高的浪，水雾四散，也轻微地沾湿了我们的衣衫。比较平静的海面上，海藻随波轻轻浮荡，让我感到口齿间产生阵阵沁人的清凉。

这一次，直到我们离开海边，陈先生也没再提古达。只是在他驾着他心爱的二战时期的日本丰田越野车回城的途中，他再一次提起古达。

“古达最喜欢这种车。”陈先生的面容舒缓起来，“可以走遍世界的车，真是好质量，没的说。不过这种车现在很难找了，被人当古董收藏起来。即便有，也贵得半死。”

现在我可以感觉到，古达肯定是一个对陈先生来说比较重要的人，否则，以他侨领的身份和以他深沉的个性，不大会对别人的爱好有兴

趣。古达是谁呢？华人？当地人？老朋友？亲戚？从哪里回来？等等问题，这时我还不便问。

回城的路上，我们经过一个小镇，每次经过这个小镇，我们都要到镇上一家餐馆吃土鸡饭。一盘米饭，上面放一只鸡腿，两片黄瓜，干香干香的，吃了胃里暖融融的。

我吃饭算吃得快的，但比起年近古稀的陈先生总是不如。对此我一直弄不清原因。看上去他用勺子把饭菜送进嘴里的频率比我慢，而且吃饭时总在想事情，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为何反而比我先吃完盘中餐呢？我观察了许久，还是不得其解，最后忍不住向他求答案。

“这个呵，因为我吃饭从来不嚼。”陈先生说，“年轻时养成的习惯。那时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。”

我年轻时也没吃饭不嚼的习惯呵？

不过，为什么“那时”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这一问题，我没有再问。

我说过，我不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。特别是我到这个国家两年多来，很注意不去触及华人的过去。我这种暂时出国工作的人都有了不愿意谈经历的倾向，何况人家呢？只有旅游者才喜欢喋喋不休地述说那点浅薄的异乡见

识呢！

自从这次在海边提到古达这个人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陈先生几乎每天都带我到海边站一站。工地上三台重型挖掘机不紧不慢地工作着，工程进展得很迟缓，陈先生似乎也并不着急，他对什么事情都这样，什么事情在他这里都是无可无不可的意思。有时他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生意上的事情，哪块前些年买下的地皮倒手挣了上千万美金，哪笔粮食生意亏了几百万美金，他的反应都一样，淡淡的。

“呵，好的，你们看着办好了。下午回家的路上别忘了叫司机帮我买鱼食，上回的那种不好，鱼不肯吃。还是日本的那种好，也不贵到哪里去。”

陈先生家里有一个大鱼池，养了几十条日本锦鲤，很大的鱼。还有一只玻璃鱼缸，养的是海水鱼，很小。我每次去他家，都喜欢看这些漂亮的鱼儿。

陈先生有两个孙女，一个上小学三年级，一个还在上幼儿园，都长得细眉细眼的，一看就是陈先生家人。这两个小姑娘都爱画画，画得都是鱼，用蜡笔画，画成五彩的。陈先生高兴起来的时候，会坐在孙女身边，用各种颜色的蜡笔画

水草。这种举动每回都会招来孙女的批判，“水草都是绿色的！爷爷不懂画画！”

老实说，陈先生的水草画得不错，色彩丰富。他把水草画得笔直，如同竹子一般的直，画得又多，使得鱼儿变成了竹林中的鸟儿一般。这很有趣，比起一般的画鱼，要有趣得多。

我跟陈先生去过几次鱼市，有时买鱼食，有时买水草。陈先生说家里鱼缸里的水草过一段时间就朽了，不像鱼市里的水草这么茁壮。但他买水草买得不多，每次只买两根而已，他家玻璃缸里的水草也始终保持在两根。水草极便宜，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计价格的地步。如果陈先生同时买了鱼食和水草，水草都是鱼摊老板奉送的。

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小城朋友的电话，邀请我去当地讲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课。朋友打电话时，我正坐在陈先生的车上，我们准备去看一个印度风格的古代建筑，正好在朋友所在小城的郊外，陈先生就说他可以送我去，这样就不必当地朋友开车来接了。我说课是明天才上。

陈先生说：“那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一晚，反正我也没事做。这地方我很熟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也好。”

我们先去看了古代建筑，垒砖而成的建筑，很精美，保护得也还行。保护也许谈不上，但肯定没人去破坏。古代建筑在夕照中的甘蔗林里沉穆地屹立着。甘蔗地里有一群少年在玩鸽子，比赛谁的鸽子直线飞得更快。这种比赛方式与中国的信鸽比赛不同，我以前没见过。

我下车看建筑时，陈先生没有与我一同下车，他说他看过许多次了就不看了。

“你自己好好看看吧，你那么喜欢古代的事情，值得好好看看。”陈先生熄了火，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。

我走到建筑的另一边时，看到不远处有一条宽大的河，河那边也是甘蔗林，再远处便是火山了。大河河面平坦，流速很快，不断有一些木筏顺流而下，木筏是巨大的原木扎成的，上面没人。河水之上还有不少水葫芦，非常肥硕鲜美，也是急速地顺流而逝。天上是彩色的云，大朵大朵的，以与河流不同的速度漂流，景象很美。

我很想陈先生也来欣赏这样的美景，快走到车那时，见陈先生又是一付凝视前方——其实什么也不看——的神态，便放弃了邀请他一睹美景的意图。

天几乎完全黑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一家酒